農巖集

十

書

共十八

豐巖集卷之十九目錄

書

答道以三十

農巖集卷之十九

書

答道以 丁卯

悤中承手字審諦霜令孝履支安慰幸不可量也此間憂苦旋暈數日伏枕旋得止歇而今年小小病患侵尋益覺頹廢時看文字有所得所疑亦無與相語益知向來會集之難得也示諭閱書之辨大體似已得之其中頗有鄙書所未及論者殊不易及此甚善甚善適此客來又來价報徃未暇一一細評當俟後便稽滯第四書近數日稍暇方才草得答書别紙多

有塗抹不可直遞而往來易紙裹須令時歛輩別寫一通同元書遞去如何第五書所說雖多只是舊套不須更辨從當略與報去請更講他義理但未知渠得今書後又有何說話耳敬明所辨問書一條亦同往此亦改寫以遞爲妙

答道以別紙

兩知字輕重之分亦似近之但大學致知正欲眞知事物之是非當否今以此知字屬知覺而與智之用分輕重則所謂致知者恐不得爲十分眞知此似窒礙試更思之

當陽涵天理動靜之機叅諭推說雖通能扵亦未曉發豈所謂天理動靜者是以仁禮爲動義智爲靜如朱子太極解之說而所謂涵者智是義之藏則是爲涵夫靜也仁禮又自是發出則是爲涵夫動也耶此說雖或粗通以此訓智適使不知者增其惑而知者則又不待如此說正如朱子所譏或人仁者人之所以肖天地之機之說愚意豈不愛如此說也

雲峯增添所以二字果有意思則亦不可直置於認心爲體之科試如所示亦然妙宰二字要非所以言智之用終不免有病矣

神字易中固多以理之用言之如張子一故神神字亦似如此然神發知之神分明是言氣心之神明亦與此神字同大全有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之語其意益可見若是理則豈有升降之理哉

答道以

明德之說來諭槩得之所云不害謂之性心意者正是如此但特下一而字截之者恐不免傳會此自是文勢如此豈有分截先後之意哉閔公所云何必取於論心性者以爲註脚固自有意義而其言含糊不明白僕試更扣擊欲觀其答之如何耳大抵訓義則

固當訛明字德字解釋如今章句所云所得於天虛靈不昧而若論其爲何物則豈不曰心性乎輯註諸說亦只是如此豈欲直訓作心性耶來諭致知重在知字之說亦未必然朱子嘗因學者問智之知與知覺之知異同答云知覺之知較大（此見於語類中不記本文而大意如此矣）此却與哀之前說相反試更以此思之如何

答道以

逐日承書慰當奉展示諭皆并並悉重在致字來書初不誤而鄙答偶筆誤耳大抵致字固重而知字亦未嘗不重若作輕小底看則恐非聖人教人窮理明

善之本意也兩知字之分此欲略爲一說以質於朋友而姑未暇也大學序中似無甚可論而王宫國都之說本未有定說曾所商量者今亦記不起容俟更商確云彥暉於此必能疏通正宜書問若得其報送示爲佳

答道以

昨自木洞歸也歷問哀來信於貴莊奴則未有以對只悵然而返矣手疏適及此際慰沃倍切但見病尚未良巳是可慮也檢澗書可謂愈出愈奇然細觀其語意似巳覺得舊說之差頗亦遷就以從吾言而只

不肯分明說昨非今是之意此其證候病似不好可歎趙李之言雖出譏斥要之不爲無見今欲用其言遜辭答去以求息爭信筆草成又却多言然亦無一語及於所爭之實事悉無害也未及㴑寫從當送去試商其可否而或送或還爲妙明德之論旣始而復寢未知其何意今雖別欲更端然觀其規模意象恐每如今日之辨不欲自此先倡耳

答道以

日昨之見尤覺忽卒爲歎卽承惠琉審歸後孝履支勝慰瀉良深生病雖向歇而困劣彌甚尙不離枕席

間適此諸友來集而亦不能極意講論殊可歎也承論大學每讀所見輒異此正是好消息修身章人字固疑前來劄錄大段差謬今自覺得尤可喜幸雲峰說如哀所辨固似粗通而終有不能無疑者欲自爲一說究論其得失而病昏未暇爲其於哀說亦未能一一細評者蓋以此耳非敢明寄一文字來極力攻胡氏此固與哀說大異而其中亦多可疑方令舜瑞條析往復今便未及送示當俟後人耳

答道以

近甚阻信簡隔爲深承哀手字披慰良至第審火病

漸加極用憂念會聞讀書課程太多此於將攝極有妨昔呂子約有疾朱子嘗以此戒之况今饋奠哭泣之餘又重之以攻苦其能無致傷增病乎切乞加意省約以自保嗇雖以爲學言之優游涵泳之味未必不勝於一向劇讀趲趂程限耳彦暉書見之王宮國都之說終未曉然其謂序塾中亦自有大小學者尤恐未然大抵古制今未見其詳雖朱子亦只據白虎通等諸書所記而大略言之以見其廣設之意未必的知其誰爲大學誰爲小學耳近以雲峰情意之說與敬明有所往復而未及歸一姑先以最初往復謄

去覺後還裝略示所見如何袁說敬明亦自有辨此
亦略與分解渠欲有所致定當俟後便耳

答道以

念中在書護慰倍劇聞已還入本第何太遽耶雖寓
舍濛隘癘氣尤可畏其在致謹之道恐宜更審而動
也成事言之無及而憂念之深不能不切切想有以
諒之矣非見安生盖大謂日非適逢趙令極言鄙說
中庸兩段之差且謂至靜之義雖以朱子說故不敢
直疑而實則疑之至於序文小註許氏說則以非朱
子說故輒疑其非是此皆不可云未知此言果不爽

實否序文文義固不緊彼此得失皆不足道而至於至靜一義則鄙見亦未保其必是每欲一就正於知者久矣趙令必自有見幸試叩之以發此蔽如何曾在永峽時嘗有一段文字論此欲質於德涵而未及矣今適搜檢不得早晚當寄示哀亦商量數示爲妙

答道以

惠疏承雪寒孝履支安慰釋亡已此間亦只如昨閏彦疇忽聞逝去不勝驚駭講論方始未及究竟正欲待其書藁還來一番極論今遽至此尤爲無窮之恨也濕於上達處雖未明徹然其經學博通今世亦何

可易得可惜可惜人命脆弱朝夕不可知以此益覺講學修身不容少緩正宜努力免虛作一世人也趙令所云雖或過當然中庸致中一義亦須因此更商蓋前此每謂只未發時體段便是不偏不倚之中人思無未發境界耳不容於未發處更有偏倚而章句云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則却似於未發地頭亦有偏倚不偏倚之分故曾在永峽時嘗以此劄記欲質問於先覺者而未果也昨年以來欲看得如前日所云以爲如此則與經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得爲一義而頃李生夏坤適攜或問書來試檢看此段

則旣云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不立又云自其不覩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詳味此等語意終似靜中亦自有無偏倚於是反覆推究粗得其可通之說而猶未能灑然無疑誠欲與諸君子講之幸哀先取或問參互商量且與舜瑞相討各示所見如何趙令以我敢疑朱子此言雖不相知之甚其論此段文義則正不可忽但未知其說來如何耳夜燈草此猶未究悉只希照亮

答道以

奉告具悉盛意所論明白疏暢多有與鄙見默契處知玩索之功日有進益甚以爲慰區區之說本自如此今亦未遽變改而或問數條如來諭推說雖似可通然終亦有未能脫然處如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不立來諭以爲不能戒懼則無以存其靜而大本常不立此固然矣然天理昧一句却恐與不能靜底意思不十分襯貼不覩不聞不屬之至靜境界而只作事物未接時看鄙意亦欲如此然此義終似創新自他人觀之恐未便信得及凡此更告推詳却以見教如何此是義理至精微處正宜從容

研究以待其自然融釋不當只如此一場立說也夜

草不周悉亮之

舜瑞還示辨知說文字儘好但其旨意似與吾輩

所見少不同却自爲一說不妨參互發明耳

答道以

趙書戒哀於先儒之言評隲去取無所顧忌非後生

尊敬先輩之風此言自好固當深戒然其意亦似偏

了竊謂講明道理尊敬先輩其義並行而不悖一有

偏重便成病痛經傳小註之說其分明差謬者固自

不少今欲尋求聖賢本意認取義理實處則其同異

得失之際安得不評論剖析決其取舍設令彼說無差而吾之所見偶自未到不免有所疑則亦須從人辨質求所以祛其惑豈得以先輩之故一例尊信相與禁戒不得復開口論說乎嘗見朱先生答李深卿書云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澤之議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別白是非也此言大中至正無

此字偏倚豈非後人所當準者耶且趙書云退溪以
栗谷妄論爲不是栗谷之喜論先儒訓說退溪固嘗
戒之矣然未嘗有妄論二字而趙君言之如此此深
未安竊觀趙君於古昔先儒如蛟峰方氏輩猶且一
意崇信而於吾東先正則自栗谷以下皆有低視輕
議之意莫所謂尊敬前輩者無亦篤於遠而忽於近
耶是未可知也

答道以 戊寅

方擬遣書哀札適至開慰殊深此間僅如昨而舍兄
將赴海邑懷事悵然趙君書本當即還新年人事紛

紛不暇詳閱今始納上嘗聞此君頗有思索工夫今
觀所論似全不曾切己體認實心求是只一味籠罩
枝梧務以禦人而取勝是以於他人之言初未深察
其意而輕肆訶叱者有之於先儒之說又未真知其
然而强爲援證者有之至其所自爲說則又條緒錯
互首尾衡決旨意所歸全不分明不惟他人所未曉
解雖自已心下亦未必洞然而無疑似此講論豈復
有益在吾輩正亦不必切切爭辨以犯聖人失言之
戒昨對伯溫略及此意當已聞之也然念吾輩自於
此道理未能端的見得真無纖芥之疑今因彼言益

加研究以求至當之歸正亦不可已者而其中引朱先生答胡廣仲書一段最是緊要問難尤所當先辨竊嘗思之常人之心私欲爲主故雖其未與物接而方寸常自昏擾絕少虛靜時節惟聖人不然方其事物未至此心固寂然未嘗妄動雖鬼神亦有不得窺其際者矣及事至物來以理順應無少流失無少滯景則其本體之虛靜者又未嘗不自若也聖人之所以異於衆人衆人之所以不及聖人其分正在於此若其與廣仲言者則却自是一義所謂衆人淪於靜而無動者蓋亦言此心昏昧冥頑不能感之而通觸

之而覺如明鏡之物來必照耳然其言靜亦姑以不接物不應事而言初非指未發境界也彼其方寸之間私欲滯固邪暗鬱塞無復有虛明湛一氣象此豈得爲眞靜而可以擬於子思所謂未發者哉今乃以是而爲未發前有偏倚之證則其亦太粗疎矣若釋氏之坐禪入定又當別論蓋子思言未發之中只是與已發相對平說其意本欲人就此思慮未萌處認取天命本體無所偏倚蓋纔涉思慮則此心已有偏倚而非復渾然在中之體矣今之論此義者且當以衆人之不能靜者相形而明之不當攙引釋氏求靜

而過者以來相難也抑程子嘗曰釋氏之學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旣又曰要之其直內者其本亦不是以此而言則彼其寂然虛靜雖謂之未發可也而但其遠事絶物閉目兀坐以求夫所謂靜者本領已差更無可言雖或死守此心不令放出而其與自然未發者氣象意思大不同故程子所譏司馬子微坐忘卽是坐馳又曰有忘之心乃思也者正此類耳況爲禪學者硬把一介話頭只管行思坐想一念憧憧將迷待悟其用心急切而設機危迫正程子所謂至忙無如禪客者此又豈得爲眞靜而

可以擬於子思所謂未發者哉今乃以此而爲未發前有偏倚之證則其亦不倫甚矣大抵今此所爭只在於未發之前此心有無偏倚中與不中耳此不須他求只觀子思之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使未發時此心容有偏倚則子思當曰喜怒哀樂未發而無偏倚謂之中而今其言止於如此則無乃大段欠闕而適足以迷誤後人乎若章句所云至靜之中無少偏倚未知先生之意其以至靜爲此心之未發耶抑只以不接物不應事者而言耶此固不敢知者然先生平日論中和一義散見

於大全語類不翅多矣其間雖頗有異同之說其答林擇之及未發已發說最明白精確可爲此論之斷案答擇之曰不[illegible]能獨先生於此時以戒懼愼獨爲一事故其說如此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其發必乖而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此上又云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竊詳所謂未感物者其謂思慮未萌也言其不與事物相接耳雖不與事物接而此心若無主宰則便自妄動不能安其靜也此意亦自明上其未發已發說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存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

而無失爲言程子說見近思錄道體卷觀此兩條則先生之意固分明以此心之未發者爲無偏倚而所謂致中者亦是存此未發之體勿令妄動而失之而已非有他事也以此推之則章句所云至靜雖未知其何指而要非謂未發之前須待別著工夫令其無所偏倚者則亦可知矣今吾以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嫌作一句讀則無寧以至靜爲不接物不應事之時而於此戒懼勿令有所偏倚者爲致中之事庶其於大義不差若以至靜爲未發而又硬說未發之時須著無偏倚工夫則大不可至於衆人無靜時未知道以果曾有此

說否而愚謂未可如此說殺音南軒嘗謂衆人無未發時胡廣仲以爲疑而朱子論之曰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此言最當蓋雖非聖賢性靜而寡欲者亦自有此時節其餘則雖有而絕少最下者則全無焉雖須臾之間而此心未發則所謂中者固即此而在但無戒懼工夫體而存之是以旋又汨沒失之耳衆人之所以異於聖賢只在於此今謂衆人元無靜時則固太過而若謂衆人之未發不足以爲中則是天命之性其在衆人卻不能無偏倚矣其爲不識大本嚴不喜哉此外如云戒懼雖靜時工夫而猶有敬畏之心

尚未至於至靜則是至靜之中雖戒懼二字亦不得著矣何故又於至靜之中猶有偏倚而又用何等工夫可以使其無偏倚耶此其自相矛盾而不成說者一也又謂衆人昏憒雜亂無復澄靜時節夫謂之昏憒雜亂則其不得爲靜也甚矣又安得謂衆人皆有靜時乎此其自相矛盾而不成說者二也又謂天命之性人人同得不以聖愚而有加損是以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是謂未發之體無所偏倚者聖愚皆然矣何得又言受生之後氣拘欲蔽昏蔽錯雜而不得全其所受之全乎且人有生然後方有發未

發之可言而今乃先言未發之時後說受生之後則是似以未發者推而置之於受生以前也此其自相矛盾而不成說者三也其言之節節差舛如此而不自覺知乃反以道以所云衆人無靜時及凡有未發皆可爲中者爲自相矛盾此眞眉睫之說也且未發固是中但衆人鮮有未發之時故中體不立是其意正相發明又何矛盾之有哉凡若此類道以所自知又前已略說而因筆並論欲使吾黨之士無疑於其說幸與舜瑞伯溫載大相對勘聚如有可論還以見敎爲佳大學有心無心之說其言尤疎謬不難辨破

此不復論爾

答道以

所諭自訟自治之意甚切至令人感歎崇謙所云蓋得六旨而區區之意亦非專指舉止間而言也竊恐進爲向前之意太勝沉潛縝密之功或少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推此以求言行凡百大抵似不出此病至於來諭所云繩檢不如前日則雖誠有之亦猶爲第二事也然此事亦須有商量整頓則入於兢持從容則墮於悠悠此呂東萊之所以爲病而朱先生告之以爲不如且就整頓上做去來諭與其和平而

流於漫不若持敬而過於兢持者正是此意甚善甚
善然又有所懼者以哀之性氣素鋭且清羸多疾而
又用心過度則恐心身皆生病痛不可不戒朱先生
嘗與胡季隨論因敬生兢持之病至為精密試取考
而體認焉則當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自有正當節度
矣旨訣一書誠極要切宜且反復熟玩令其意味浹
洽常在胸中為佳心經說話太多卻恐費力不如先
從事於此書也金直卿文字數幷子益選示其所言
者大抵皆魏徵昭陵之說就其說言之性情體用亦
欠分別要皆不難辨而子益似欲作一說以破此不

須槩疊然智與知覺之辨不可不一番立說以解人
惑前此盖已商量得到近更推究益覺了了胸中已
自有成說而但未及屬筆耳哀所籤論頗近之所論
信字一義亦正與鄙意相符而但無不待是而實一
句似以信別爲一性盖仁義禮智之實然者卽是信
又何待之之云乎若如此言則適足以證成彼說此
恐語脉少差然其大意則旣得之矣郝氏說不見彼
所引主意如何不能深論也趙令書見之其轉圜雖
可喜然竊詳詩意似是未見哀說前所作嘲戲太過
恐非德人之事此病痛恐亦不小也如何如何

答道以 戊寅

日者自江都發來時値來使傳書而凌遽不及作報只託敬明書致此意然其耿耿則未能去心矣歸家又見前月廿一日所遣書雖是時過者亦覺欣慰之深卽玆伻來熙審侍奉與居安勝開釋爲多此歸家粗遣而村中厲氣近漸熾延有剝床之勢日夕危懼有同假息回思向來無此患時何等太平世界誠可慨然也書院只有仁川一後生名申始旭者來住方讀中庸其人顧向善亦能探索雖有急迫固滯意思尙勝於悠悠者耳此外絶無來者盖皆以厲疫爲懼

德輿再昨來宿爲久留計而適聞又有痛者遂復轍歸今冬只如此過耳明年又有羿事恐無復向來會聚之樂不但索居兀兀無與警發每念諸友散而自聖不得相觀而善不知將安所歸宿憂歎森森餘萬忽忽不周悉只望窮臘加護

答道以

雪中塊坐忽被惠字慰懷倍常且聞兒憲良已尤可喜也即想信後侍奉無他此中杜門畏約眞作蟄蟲生活歲序垂盡百感耿耿而顧無可與語者益使人奉懷耳所示疑義於鄙意殊不然竊恐明者於此失

之三思更須參考語類或問諸書認取正意毋以新得而眷戀不釋幸甚盖所謂父之道者此義只以今日人家事言之如祭祀之禮其父時所行或不盡用古禮而其子於三年之內率意更改不復持難則事雖善而謂之孝則未也如此之類又豈得以攘羊爲比耶舜瑞昨得書亦以論語疑義數條來姑未答去恨未相對商論也餘不具所冀殘臘加護

金寢郎卽河西先生之孫於此學頗留意可與講論者也

答道以

愼終追遠之義昔年子三台嘗問此疑人子於親喪
豈應有忽略之意愚答之槩如來書之意三台亦以
爲然矣後來更思之則集註所云盖主常人而言父
母之喪哀痛之心人孰無之而但其平日察理未精
則死生存亾之際或不能不二視者亦常人之所不
免此非必大惡不孝而後然也金寢郎所論大意近
之但其云歸於無形者太迫切而無委曲耳且其疑
於許說而遂謂恭敬之心勝則思慕之情益切者恐
不察誠敬二者分合異同處盖人固有嚴敬而不足
於愛者故於追遠但言祭盡其敬則不足以見惻怛

至誠之意必以誠易敬然後方可以盡追遠之意而
即所謂恭敬者亦包在其中矣今不察此便謂敬心
勝則思慕益切此固未是而但許說有云既盡孝敬
之意又致追慕之意既謂之孝敬則孝字裏面何所
不包而却以追慕對說此誠可疑金公不此之疑而
却疑其不必疑者何也貴書辨說以此推之可見其
得失而其引大學畏敬爲喻恐亦不襯切耳

答道以論語問目

學者將以行之云云

程子說似以學專屬知一邊未必如朱子兼知行說

其云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謂既學而知之矣而又行之不已則其所知者皆爲吾實踐履之物故悅也一說謂既學而又時時思繹如上文所云則所知者浹洽貫通而不但爲口耳之知故曰所學者在我如此則於行處可以沛然無不利故悅也後說比前說稍費力未知孰是而從前看得不出此兩義矣來諭推說雖合於朱子之說然所學者在我一句如此說固好而將以行之一句說得終未分曉未知程子本意果如此否耳樂與不慍其事雖有難易其等級似亦不甚懸遠盖學至於及人而樂其地位已高但必

於其不知而不慍然後方信其爲德之成故夫子之
言如此耳

此特論其所存云云

此五言者只說得治國之本領意思而不及於禮樂
法度故程子說如此如大學平天下章專論用人貨
財好惡絜矩之義而不及其他其意正與此同程子
之言蓋據夫子說時以爲此只說得爲政大旨而不
及於治具云耳非就爲政者下手處而言此五者只
是心不是政也今此問者之說固爲拘滯而所答雖
近亦費分疏

程子曰不誠無物云云

此一段語意曲折從前所未洞然只得如來說看耳不誠無物朱先生說得已詳今不必更添註脚來說大抵生受多病似非得於玩索涵泳而出於安排捏合者多今亦不暇一一指摘更宜將朱子論此義處反復玩味以俟其自得不必如此硬立說也

答道以 己卯

歲暮路遠瞻想耿耿玆於褫中獲領此月十三日所遺書傾慰之深不容云諭仍審連在靜處爲學佳勝此尤是好消息近來朋友中能辦此事者獨於左右

見之殊令人有起予之思矣此間亦自前月念後連得在家安靜溫習孟子及太極圖說朝夕諷誦旣中學子來者亦多雖間有往來而常不下八九人講論之樂亦不落莫只恨彼此不得合并耳近來朴君問答大致頗明白不易辨得如此此可見年來玩索之功深喜甚中略有未瑩處與舜瑞共商仍令淙條析議送幸裁察

答道以

朴君之言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心是何物不原於性而自能知覺此最緊要問難而其所由以蔽與所獨

自信者皆在於此於此辨破則其惑也可祛矣彼之言固曰心是虛靈底物故便能知覺此說是也今欲求知覺之所自則亦不必他求爲也但領取此心所以虛靈者其理如何可矣彼如曰心之虛靈是智之所爲則知覺固應爲智之用不然則知覺雖不原於智而何患於無所自哉今試先論虛靈者之爲智與否蓋此二字於古無之而朱夫子創造以形容心體者其著於中庸序者猶是就此心發用處言至於大學註則專言此心具衆理應萬事之體用而直以是蔽之則其旨益可見矣今曰心之虛靈是智之所爲

其可乎不可也夫虛靈者旣不屬智則以知覺爲智之用又安得爲不易之論哉然則心之虛靈果何爲也盖嘗思之心者無他氣而已矣專言則聚五行之精英偏言則屬乎火屬乎火故能光明不昧而照燭萬物聚五行之精英故能變化無窮不滯於一方心之所以虛靈其理只如此而已知虛靈之如此則知覺者亦可知矣天下顧安有無理之氣哉而亦何必切切然强屬於仁義禮智然後方免爲性外之物哉抑此姑以已見言之耳今有朱子說可爲明證者林德久問人賦氣成形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

何而發端朱子答曰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夫使知覺而果原於智也則德久之問而朱子之答之也何不曰知覺是智之所發而直以歸之於氣之虛靈耶於此審之則謂知覺爲原於智其是非得失決矣

答道以 庚辰

別懷僾黯有倍常日兼以馳戀懸懸不能自釋玆於穢中得奉手字承審提挈兒輩歸侍安善其爲慰喜不可勝言此間心事不言可想當初倉卒只如夢中事時日漸久痛苦益切白首窮獨家業無傳此豈不種種可悲而猶是小事最慕出人之才邁古之志有

不見一而止於此每念及之痛惜難勝雖欲暫忘而不可得其將奈何其將奈何葬地卜得於鳳頭山近處距三洲不過二三里可容二代入葬庶他日吾死後父子相依形局案帶頗似端好無欠缺此爲可幸將以廿四日發引廿六永窆人事至此尚忍言哉返哭欲以石串爲之盖三洲旣不忍歸又家無男子孤子無所賴欲與大有家相依度過且適有空家粗可容接故耳生痰病有加無減長臥床席不得參祭奠久矣亦以人客應接不能將息其勢難遽差蘇而亦無奈何矣昨今又以李妻之病奄奄有難久之勢强

起來視目前又將見不忍見之境界人非木石何以堪此苦痛苦痛惠來竹瀝即和童便服之感幸感幸

答道以 辛巳

此歲忽已窮悲苦之懷固不待言如吾人者亦在限中而不可得見殊覺悵然書到此際披慰何勝所諭警省之意深切若能保此不懈則豈不幸甚詩律吟諷再四尤令人歎仰但三四語意雖好無乃發得太容易耶固知一時有此意思而亦不必形於言語惟深自涵養勿令氣味消歇爲佳爾此間亦頗有內省之功看書雖不得趲趍程課而時誦大學意思亦勝

前但苦病昏不能一力提撕是可歎也

答道以 癸未

書至審經宿安勝慰慰罪人血證苦未已氣殊不平多日不參饋奠哀悶難言愼君書見之其以再求爲見絶於聖門者似未詳集註語意而然也集註雖以非吾徒爲絶之之意而其謂使門人正之之文可見其愛人之無已則便含得不終絶之意在其中矣聖人於冉求果終棄絶也則尚安得復齒於高弟而後世又與由賜游夏並侑文廟之饗耶其必不然矣設令當時眞有絶之之事而吾之引之也則乃誤認以爲不

絕而爲古者師生無絕道之證矣今愼君全不察上下語意而遽有此疑何其固也來諭所云先生則引而踰不絕之義而兄則反以爲已絕之喻文引下段謙讓之語合而疑之者誠恰好道著矣今欲復以數字答去以解其惑而亦太區區故不爲耳

答道以

卽奉手字審履用如宜欣慰爲多此間秖如昨矣士敬所說邑弊非來書三者之謂而學政梁先說及且請其條法矣但此亦須得人爲師而月朔考其課業以責其成效可也若欲身自敎誨則不但有所不暇

亦非爲政之體朱子所行於南康者可法也但恐今日南中未必有其人爾餘不具

答道以

辱字慰荷但聞宅舍尚未定爲歎此間又見新月未叅辰奠痛隕罔極士敬書所條論良爲詳悉鄙見亦不過如此而或有思量未到者矣聞凛今日當來只當出此紙與之商論耳學政條目別未有所思而如童蒙初學須置訓長以教之來論似未及此也序文不事華藻專說實事贈人以言正當如此甚善甚善其中有少未安處輒以意抹改以還試商之如何自

肥權力等語固似未穩而鄙意則蠲役亦同入於此
科殊無分別盖良役亦有不可不蠲者但於其不可
蠲者而一例裁減專以要譽爲務則大不是盛意盖
本指此而言之不明却使人不能無疑爾適有所事
撥冗裁謝不能盡所欲言亮之

答道以

日昨書果從北洞傳來而未有報矣茲又奉告審近
間侍况平善開慰良至所諭讀易未得意味此殆心
地未甚寧靜而然不但知見之未到也更須體驗就
本原上醫治如何且以卒業爲事則益令意思忽忽

雖只可看一爻若能看得分明親切願不勝於徧誦六十四卦耶以此爲心則方寸便當虛閒而潔淨精微之蘊亦須有窺見之望矣如何如何昨日沃溝族人金楚秉等三人來吊叩其譜乘乃五代祖考側室子所出而於吾兄弟適爲袒免親矣吾宗人旣甚鮮少且謂安東諸族外無他在鄉者矣今忽得此不覺驚喜便有油然親愛之心天理固如是也未知兄主旨或知有此而左右亦有所聞否潦謂今明當從拜彼中想不待吾言而必加意款接也千里步來歸橐似窘亦有以濟之爲善餘不宣

答道以 甲申

奴歸疊被兩書承侍學佳勝欣釋無量其先織者尤多慰也丹丘諸勝曾所徧歷而獨舍人上仙爾巖及劍巖未之見焉今蒙備細録示便是一游記昔朱先生旣解南康而歸深以未見五老新泉爲恨至託畫手描着今玆哀苦本不宜論此事而特以宿昔所耽耽故不能無慰幸矣黃江往復諸紙倂荷投示但山水之評似太張皇覺得意思暴露氣象淺薄此是道以從來病根而又發於此不可不察也評品山水柰先生固亦有之而如云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

恩不能深遠武夷亦不至甚好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其語意自是優裕何曾似此迫切且與長者書問不比儕友間此等說話尤不宜猥多以傷敬謹之體亦所當戒也山城一事又非儒士所當論因甫之言儘是切當大抵此等皆是向外之病所以切切奉告如此不知道以能堪此苦口一番耳至於知覺之義本極精微其辨有在於毫釐間者不宜輕易立說而子益所論其端實出於我蓋於往年在洞陰時偶看得如此自是潛玩黙究似益了了而猶不敢自信及後見朱先生說似有可以爲證者遂

意其無甚悖謬然以覺爲智之用自先生仁說已如此而後之學者無不作此見解豈區區一人之見所能易哉以此未嘗敢大開口說話且欲倚閣一邊俟其他義理漸明然後更看如何以爲定論未晩也今道以不察此意遽欲主張其說已不免於率爾而其所設難引喩又頗支離穿鑿不惟無所發明而或反滋人疑惑如以惻隱羞惡等爲非心之用其尤者也藍水之譬亦黯昧齟齬不能明切蓋出於揣摩想像而無涵泳自得之功故其病如此程夫子之告橫渠完養思慮久當條暢者願道以深留意也諸賢之說

似未深察於心性同異分合之際亦豈無可論者然方答道以之率爾而又從以評訂得失有若折衷於其間則無乃僭乎是以不敢復有言焉而只請以朱先生與潘謙之論心性分別書及答林德久知覺之問者參互推究則知覺之原於智與否及情與知覺之爲同爲異自當相說以解而無俟於辨論矣此二書之說道以似曾聞之何不以舉似於黃江寒碧而枉費此說辭耶諸說中覺得金生說最有意思雖其間不無差舛而要不易思量及此未知道以以爲如何此間又逢月半且迫陽生號慕罔切昨昏承書今

日遞聞有便撥冗草復千萬不能盡意

與道以

同甫聞已往逼川何間當還念其情境令人要豈不能忘也其所論說略見之此義本自精微今只如此說却省事不費說話且當置之不欲深論耳所引南軒說便是朱子仁說中知覺是智之用一般意思朱子說足矣何待南軒爲重似此引證恐不足以了此案如或問中宰萬物最見知覺妙用處而今且作智之用說則更無可言矣然此書亦獨見而藏去無者起紛紛也精微之理吾輩發之太早又主張太力恐

無補於身心實際而只費文字議論非所以爲切問近思之原也

與道以

同甫已自嶺東還否喪後尚不得其書不知作何狀念之不能忘也其論知覺書儘有合商量者而本不欲索性說破今姑略疏所疑別紙寫去試一覽早晩或以轉示無妨也數昨李生顯益寄來一文字乃與遂菴辨論此義者而其說太張皇且有剖析已甚處如云心與情當有辨者驟看甚是差異雖其所謂心乃指知覺而言而知覺與情其辨只在毫釐間況心

之動卽是情而謂心與情有辨豈不爲名言之失理愈精微言愈易差此古人所兢兢而此君似未察此意耳

第一條

知覺乃是人心全體妙用昭昭靈靈不昏不昧通寂感而主性情者也本不當專以就動處與情相比較而今且以動一邊言之動底是情會動底是知覺非知覺則無以爲情而情外又別無討知覺處此其疑於不可分而亦不容無辨雖曰有辨而亦非判然各自爲一物者也有見於此則或分或合皆無所不可

不然則亦徒費於辭而終難出場矣

第二條

此段語意殊不分曉不能深論但謂知覺泛言心之六體而已者恐未然若果如此則當如上文性情側只言心者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是矣何必更著知覺二字耶蓋心有以理言者有以知覺言者知覺是其本色而理則其所具也此方細論心性情三者界分故不但曰心而必著知覺二字使無混於性耳然則此二字正是緊要眼目豈得爲泛論者耶且心之爲心只是一箇知覺非於知覺外別有心而亦非於

心之知覺外別有知覺今云泛論心之大體而不專
爲論知覺而發則是似於心外別有箇知覺恐尤未
安也

第四條

此段尤未明所謂卽用而言體者亦未詳所謂不敢
議其得失但德以問意專在於知覺之何自識使知
覺而原於智也則直答曰智之發爲知覺則可以觧
其疑矣何以曰知覺只是氣之虛靈處耶此是問答
緊要處而今不於此勘破恐未免糊塗也

第六條

南軒云云前書已言之朱子說中以知覺屬智不翅
甚多不獨仁說然耳然竊疑其與潘書所論不合竊疑
謂有初晩之異者恐不可易也今謂二說者實無不
同則蓋非淺見之所及矣然竊細推之恐其終有所
不通蓋曰心有知覺則謂心之知覺固當矣然知覺
之理旣是智則謂智之用亦何不可是謂心之知覺
卽智之用非有二知覺也然此知覺者旣爲智之用
則未知其於具此理行此情者果說得去否第二條
以情行情之云似已覺此故有泛言心體不專論知
覺之語矣今又不免以心之知覺爲智之用則是智

體昭昭靈靈者而爲言是雖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方寸之中固常了然不昧凡其耳目之聰明身體之容儀皆有以主宰管攝而不昏不亂者皆是物也今說知覺專以此心感物而動者言之則又豈足以盡知覺之義哉大抵心之虛靈知覺貫動靜而兼體用虛靈之體即知覺之存於未發者虛靈之用即知覺之見於已發者非有二也舜端之說以爲虛靈無分於動靜而知覺只可言於動而不可言於靜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至其謂未發也非無知覺之理者雖若近之而其所認得差處正在於此是盖以未

發時不容說有知覺故須著之理二字而却不知此
時雖未有所知所覺而若其能知能覺者則未始不
了然何但有其理而已哉苟有見乎此則虛靈之不
專於靜知覺之不專於動而不當分屬乎體用者可
知矣但此兩語雖非有體用之分而詳味其立言命
意却自有所主虛靈云者狀其德也只虛靈二字盡此心體用之德
知覺云者指其實也心之所以爲心者只是一箇知覺而已是亦略有
不同矣是以朱先生文字中用此兩語各有攸當不
容差互如大學章句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答潘謙之書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是

皆言心統性情之義而一則主於解釋明字故以狀
其德者稱之一則主於分別心性故以指其實者稱
之此皆從分全釋上釋出來而於前言者可以見虛
靈之兼乎用於後言者可以見知覺之兼乎體矣至
於中庸序文專言心之所以爲心則二者並舉以先
狀其德而後指其實蓋取其備也而其語意若曰虛
靈而能知覺亦曰虛靈底知覺云爾非以二者爲有
體用之分而必對舉而言之若云虛靈與知覺也至
其下文只言知覺而不言虛靈則亦以人心道心之
分只在於所知所覺公私之異故專以是爲言若虛

靈是狀德語於此並舉却覺衍而不切非以其爲心
之體而不言於兩處也敬明所謂省文者固足以發
從來因襲之謬而但其意却似謂此處本亦當並舉
虛靈字而只爲便文減省者然恐於其語意緩急之
間有未深察而且曰省文則二者雖互換說亦若無
不可者今試以虛靈換知覺字讀之便成歇後未了
語以此知朱先生下語精審非苟然者不當直謂之
省文而已也如何如何來說大槩得之而但所云虛
靈自著者似只是本體不動之意却不見虛靈發用
處宜更商之其餘何字未穩處略就本紙批抹以還

並照察爲佳

豐巖集卷之十九

農巖集卷之二十目録

書

[illegible]卷之二十

書

答黃仲擧 [illegible]

大[illegible]二月[illegible]然臨[illegible]此意良厚追思講討之樂君尤[illegible]
於夢寐中間承以所寄不細縣倉文切此奉手字無
戶和氣[illegible]之其爲欣釋何可勝言所詩尤寄不忘
但無緣過陸渡無以堪之也僕與左右雖相見已晚
然顚倒之際[illegible]存於一日擊問自今以往正宜以誠
實道理相勉勵文字間亦不可著一過情語也更
告詳之當[illegible]寂去矣聞君甞所往谷雲亭[illegible]

然遂方也備嘆流連直下盡意

　與魚守周丁之

承問聚久豈勝悵溯卽惟清和侍學佳勝服人頃往農巖省得句望而歸適値春物正佳意思甚適纔到家輒有新除之撓信乎好事之艱久也近日作何工夫科場何時急不免俯就惟此心不爲所累則善矣官言有志於學而爲科擧所累擔閣一生者何限然非科擧之累人人自累耳吾友應已知此緣在我者苟本領未厚持守未固則一從事於此便見此事爲大旣見其大便被他壓得重遂至於擡頭不起轉

[illegible]者耳、獲書祿無見識無意趣者同歸
[illegible]何[illegible]期如此哉隨流逐波其勢自應然
謂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固先賢格言然其意亦須
子細看蓋謂餘力兼治初不妨於學問工夫耳非謂
其雖有妨奪而亦無害也今若不以餘力而用全力
不正兼治而務專治則烏得無害而尚可曰不患乎
世亦有始以餘力而卒用其全力本欲兼治而終至
於專治者志不立故耳吾友旣不免從事於此雖有
竪起此心貞然以聖賢遠大事業存諸胸中參前倚
衡不容忘舍其視應擧不過如日用酬酢得失之際

不以動其心則其於用力分數多少緩急自不至於倒置而奪志妨功兩無所患矣如此則雖日從事於科舉而何累於我哉大抵爲學正好於鬧處難處用功從此經歷鍛鍊過方是眞實工夫譬如良金入烈火中愈鍛鍊愈精純此正吾友今日所當勉因書輒以爲告更宜加意千萬不究悉

答魚有鳳

昨奉手翰披慰爲深夜來讀兄增勝送來文字略批呈大抵議論正大行文紆餘而所不足者適篤耳近任書院與二三相守者八九人朝夕講討殊不淺莫只

左右旣不易來遣以亦難致諸朋友皆思二君益論而在區區尤切相念矣餘不具

與魚有鳳 丙子

在城多日終失一從容甚恨再昨惠書承領慰荷卽問調況佳安黃生之死哀哉何忍言雖相從未甚久而託契之深實非餘人比今遽失之痛傷如何況其美質懿行何處復得來此似亦窮命累漢只有自悼不敢怨天耳援筆至此不覺淚迸想亦爲之愴然也餘不具

答魚有鳳 丁丑

書在念中拔慰倍劇且喜春寒學况佳勝此間適住
書院諸生會者六七八人講習之暇試肄鄉飲儀學
者得因此略見古人禮樂之意且習於揖讓進退之
節非小事也恨彝瑞不在道以昨又別去甚使人悵
念餘不具

答魚有鳳問目

聖人之言語淺近而該高遠者甚多語高遠而該
淺近者甚少且以答樊遲之問觀之初不過曰愛
人知人則是至淺近耳而推而極之則堯舜禹湯
之事亦不外於是焉所謂竭兩端也尹氏因此而

釋之及其結語則反曰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
豈聖人之言哉竊所未諭
尹說正謂聖人之言卽其淺近而高遠者存焉若不能如此而徒說向高遠處則非聖人之言云耳本非是發明語高遠而該淺近之意也恐不必深疑
或疑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爲無窮盡無方體則主於見所立卓爾之時爲有窮盡有方體予曰不然無窮盡無方體是道體之本然也但仰鑽瞻忽則高者不可及堅者不可入在前在後者怳惚而不可象也所立卓爾則高者見得到堅者透得盡在

前在後者的確而有所定也雖以顏子造詣之淺深有前後所見之不同而道體之無窮盡無方體則一而已矣其高堅前後者初未嘗不所立之卓爾也所立卓爾者又未嘗不高堅前後也如此看未知如何

大槩得之但語脉間似有可商

朱子曰深知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是則以爲初間之發歎也胡氏曰學旣有得而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是則以爲後來之追歎也二說不能無少徑庭

歎是後來追歎朱子意亦是如此但所歎則正在於
無窮盡無方體耳
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當屬約禮上看耶當兼
博約兩句看耶盖旣博而又約之是學之歸宿處
則謂之如行赴家食求飽者其意固好但赴家求
飽是爲已務實誠心專力之意則恐不可偏屬於
約禮一邊也夫博文者所以求其當行之路約禮
者所以致其實踐之功則以此二者僾焉孜孜皆
當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欲罷不能而竭其
力焉若只以歸宿之意言之則是博文工夫似在

已分外而初無誠心求道之味也未知何如通博約看爲是

與道爲體朱子盖有二說一則以爲道無形體因物可見故曰與道爲體一則以爲有這道方有這箇是與道做箇骨子愚以爲夫子之言旣所以因物而明道則與道爲形體之說固好第以程子本語觀之則其曰此道體也者合道器而總言之也然其中又不容無分別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物之生皆器也而其所以然則乃道也故曰是皆與道爲體惟其道之爲體故能運乎晝夜

而無一息之停是所謂天命之於穆不已也君子
法之自强不息而至於純則亦天之不已矣是其
首尾本意皆所以明道體之妙也今以此一句若
作與道爲形體看則是只言物之著道而不明道
之所以爲體之妙也竊恐上不屬下不貫散漫而
無統也未知如何
前說恐勝從前看得如此若如後說則與字說不行
蓋盈天地之間者無非道之所形即其運行不息而
於穆不已之實可見此正夫子即川流指示之意與
中庸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意思恰似明道先生所謂

元來只此是道者亦此意也此於上下語意何嘗不通貫若以體爲所以然之妙則却恐不活絡更詳之

法語巽語章楊氏說固知有兩義而新安陳氏又以前說釋之然更細思之恐後說爲長蓋若以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爲全不從不說而不足責者則必曰亦已矣云而不曰猶之可也猶之可也者猶有可望之辭也猶有可望者以其前頭倘或喻焉而庶幾其終改繹也旣從且說而不改繹則知其終不改繹而歎其末如之何也前說則猶之可也庶幾其能改繹終不改繹三句承接來歷似

未的當而親切也以此定看未知如何
揚氏說何曾有兩義只陳氏錯解耳前此屢已說破
其謬未嘗有兩存之意豈左右偶未之聞耶

答魚有鳳

惠墨殊慰馳想且喜甚寒學履珍勝博約說昨已因
子益略聞盛意如此亦似得之今來纔更思量又有
一說未飽趁家大抵指道理極至處而言物格知至
而至於不思而得是博文之極功也意誠心正而至
於不勉而中是約禮之極功也顏子之未達一間却
以其猶待思勉而其所謂卓爾者正在於思勉之所

不及以此而言則求飽趕家通博約看終似周盡胡氏之意雖未知其必然而義理則固如此矣試更推詳如何與道爲體與卽爲去聲字之義言其爲道作體也古人用與字多如此恐無可疑矣知字辨細究旨義似與鄙意少異然文字儘好却可備一說當轉示子益其曲折俟面見細論餘萬夜燈不能一一亮之

答魚有鳳 戊寅

卽玆履端侍學增勝數昨承惠字具領示諭慰寫爲多此間衰境添齒但有百感最是窮居以來有意收拾飽暮殆且十年而到今兀然無一進步處念之堪

可瞿然以此光望僉賢覵我爲戒益勉日新之功庶
老退者亦得相觀以善耳前來盛說當俟少間如戒
批上餘不具

答魚有鳳

秋日多雨侍外學況何似頃承惠墨汔居被慰閔然
久未報是爲歎耳此間粗遣而職名未卽遞悶處處
日近來作何工夫謂聖不遠豈不免從事於駢儷耶
無論某文想非所樂念此每令人慨惋且此亦老年
病憂全不讀書院中雖有一二朋友而亦皆埋頭於
製述之役不能欵曲開講兀坐憒憒殊無警覺處近

欲作意提掇而又有人家文字酬應之撓罷勉支撑
力不從心眞佛氏所謂惡業本欲罷一兩月工夫了
得此事便一意作自己工夫而却不能然不知一向
似此有甚了期良可歎也餘萬不具

答魚有鳳

程子之論管仲其義精矣然管仲之意則恐不必
知其所事之不必死而不死也特偶未之死耳但
自聖人觀之其輔弟爭兄旣爲非義則雖不同死
不甚害於道理而後來所就則實有天下後世受
其賜者故不責其死而與其功耳假使桓公弟而糾

况則仲或不肯輔桓若其必死則未可定也且求生害仁者心有所忍而不安之謂也然或不精於義則其所安者未必爲仁而所不安者未必害仁也是以管仲之不死於心或有所不安而其義有不當死者則不足害於仁也若子路之死於衛則是食焉而不避其難其心必自以爲安而於義有未至則不過爲不得其死者耳故曰惟其義盡是以仁至斯言信矣

管仲不死之說大槩得之義理不精以下發明尤有功但云或不肯輔桓則恐管仲未保其能如此

克去已私與克伐怨欲不行固不同矣然克已用力處只在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禁止之與制而不行相去幾何此不能無疑竊更思之蓋一心之中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勿者本心卓然爲主而有以禁夫非禮之萌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若夫制而不行者不能禁止於幾微之際而特力加排遏使之不發於外耳此其所以不同者歟

四勿之異於不行須先味克已復禮四字可見其工夫意思自別既識得此意思則所謂四勿者其必克去非禮之私而一復乎天理之節文者可知矣蓋顔

淵問爲仁而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則已說得爲仁大體極盡而無餘矣若四勿者只因顏子問其條目而說出此四箇地頭耳使當時無克復之云則所謂勿者亦何以別於不行哉來諭旣云克去己私與克伐怨欲不行者不同而又却疑克己用功處只在四勿則未知禁止之與不行相去幾何是不以克復意思看四勿而却只據四勿以定克己工夫之淺深也要之似於當時問答曲折有未深察而遽欲分別於勿與不行二者之間恐未免硬要排也

朱子釋以直截然曰愛惜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

所謂直也曾於此何深有所未曉蓋以公爲公心
私爲私怨而爲之說曰人雖有怨於我吾之所以
報之則當一出於公心而無所私焉如彼雖吾所
怨而其人果賢而可用我方爲國擇人則忘其怨
而取之是也然若以此意例之則其報之也亦必
待其有罪可罰而後吾從而罪之可也然則其所
以報之者初不爲吾之怨特因其罪而罪之也其
所以用之者初非忘吾之怨特因其賢而取之也
此則待天下人也皆然又何待有怨者哉且怨有
大小輕重若於父兄之怨以其賢而取之則失之

太厚而爲忘讐於睚眦之怨因其罪而報之則失之太薄而爲逞憾是豈以直云者哉且人亦有私有德於我而公得罪於國則是報德亦將以直不獨報怨爲然也蓋反復思之而終未得其所安及觀或問有曰怨有公私曲直之分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以此而參集註之意則所謂公者公義也所謂私者私意也蓋於其怨也彼曲而我直則當報者也彼直而我曲則不當報者也當報而報者雖若一人之怨而實天下之公義也不當報而報之者直一

已之私而已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者即此之謂而其所以爲直者一視天理之當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耳或曰不當報而不報固可也今曰愛之取之則無乃太過而愛之之心又何自而生乎曰愛者對憎之辭也取者對舍而言也不以辭害意可也若是父兄之讐則雖在不當報固不可犯吾手而取之下於此則待之平平無所怨毒固不害其爲愛若有才可用而吾又爲公取之亦何不可之有哉

以直報怨之說集註或問終似有不可强合者前此

竊深疑之嘗有所劄論今錄去大抵舊時看得集註
只用或問意思故以愛與取爲不報憎與舍爲報正
如左右今說之意而後來覺得以愛憎取舍爲報不
報終是不近故所劄論如此矣此與來說始疑其異
而後信其同者正相反矣今且以來說論之其云愛
者對憎之辭取者對舍之辭則似以愛與取只爲不
報之意而其下却云不可犯吾手而取之又云有才
可用吾又爲公取之亦何不可之有又似以取爲進
用之意此則所云愛憎取舍者又是前因其賢而用
之因其罪而罪之之意也此却可疑幸更商之

答魚有鳳 辛巳

即奉惠墨承審雪寒啓處安勝東門講討之樂尤令人慰意道以昨因書聲欬不知能果撥轉否爾伯溫再昨來宿湜亦頗悔日前用功之疎有致圖之意且論太極圖疑義而只最初本然之妙所乘之機二句未能分明說與從前於此處常有一二重膜子隔了今老矣不知能復有脫然時節也餘不具

與魚有鳳別紙

大學自欺從來認爲爲善去惡不消得十分如此底意蓋章句所謂心之所發有未實者即此義而語類

所論大抵類此此外謂不容更有異義也偶記語類
中有與李敬子問答兩條其前條先生說似亦不消
十分之意而敬子以容著在這裏者爲自欺則先生
以爲不是矣至後條却以敬子說爲是而已說則自
以爲過詳此問答似在章句之後先生於此必有所
子細稱停者矣因此竊意爲善去惡不消得十分知
此此意非物格知至者不容遽無若便以此爲自欺
則是誠意工夫直是峻絶無著手處惟以有此意思
而容著在這裏者爲自欺則所謂無自欺者亦較有
著手處先生於敬子說始非之而後從之者豈以此

也耶遂欲以是爲定論昨因與吳生兄弟語而更思之此義不但與章句不合爲可疑其理亦大段欠精切盖爲善去惡不消得十分如此者卽是心之所發有未實處只此便是自欺苟非物格知至著此意識不容遽無矣惟於此意之萌隨卽禁止不使纖毫容著於方寸之間是爲毋自欺之事盖無與毋有自然禁止之别自然而無自欺者除是大賢以上方能之若乃禁止其自欺而使之無則在學者皆可以勉及然則雖以不消得十分如此者爲自欺而誠意工夫何患其峻絶無著手處乎是以經曰誠其意者毋自

欺固不直以無自欺爲誠意之事而及其工夫純熟而至於意誠則不待禁止而自然無自欺之萌矣以此而言則敬子吝著之說終是未精而朱子之始非之而後從之者有所不敢知者矣豈亦記錄有差誤耶今且當以章句爲主而復守前見可也曩日又更思之吝著之說亦有可商量者蓋爲善去惡不待見於言行事爲之間只就吾心方寸中察其萌之善惡而惡者克去之善者擴充之此便是爲善去惡最緊要處所謂誠其意毋自欺者正要於此實用其力如惡惡臭好好色者之務決去而求必得以快吾之鼻

目也苟或不然情之所發未能一於善而無惡而以爲是無傷也不十分用力克治而擴充焉則此便是自欺便是意不誠朱子與敬子問答始蓋以情之未能一於善而無惡者爲自欺而敬子則以知其如此而以爲無傷者爲自欺故有容著之說此正說著自欺地頭而先生之說則是上面一層事故終自以爲過而以敬子說爲是也然則敬子所謂容著正是不消得十分底意非以容著此不消十分底意在心裏者爲自欺也先生之始非之而後從之者恐亦無可疑也然此無語類不得更檢不知當日問答之意果

如此否耳

答魚有鳳 壬午

自欺說前所奉質大抵皆未定之論其最後一段固是向來所已講而語類李敬子問答似可以此義通之故復以擧似矣然亦竊疑情之發處纔有未善即當爲自欺若以旣發後容著在中者爲自欺則是誠意之功終不能使惡情不發而但止於不容著而已無乃非章句所謂眞無惡而實有善者乎昊生去時蓋已略說及此而其曲折則未暇詳論矣今讀來諭其所折衷於章句語類之間者旣詳且明而區區所

自疑者亦頗詳說以解尤幸尤幸但其以好善而欲
爲之惡惡而欲去之者爲情之善而不能無不好者
以拒之不惡者以掩之者爲意之發則是似以好善
惡惡專屬之情而意只是爲惡惡感物事此恐未然竊
謂好善惡惡本須兼情意說爲備然情發而意遂之
故言意則可以包情而言情則不免遺意經言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亦是以意爲主而情在其中不若來
諭之言情而遺意貴情而賤意也來諭又謂前日之
所認以爲惡情者非情也意也此蓋以好善而不能
無不好者惡惡而不能無不惡者爲前日所認之惡

情故其說如此耳若愚前日之說則本不謂此其所
云惡情者乃指七情之不循理如不當喜而喜不當
怒而怒之類耳此雖非情之本然要亦情耳安得喚
做意乎若其謂善惡當以事物言之者則大體固然
當以此爲定論然向來所講以情言善惡之義亦自
有不可廢者蓋身心內外遠近精粗無往而非善惡
之所在今且以身之所具而言則耳目口鼻手足動
靜由乎禮者爲善而反是則爲惡以身之所接而言
則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以其道者爲善而反是
則爲惡此則善惡之在事物者然也若又就此心方

寸中而言則情之本乎四德而循理而發者爲善反
是則爲惡此則善惡之在情者然也佛家盖有能所
之說今以事物之善惡爲所則吾心之好惡無論是
情是意皆可謂之能也若以情之善惡爲所則不以
意爲能而何以哉然吾心之與事物其能所之辨了
然易見而情之與意則同在吾心中故其爲能所卻
甚難辨所以前此講論多就此處爲言盖亦微顯闡
幽之意非必欲專主此義而遺夫事物之顯著也然
欲極論誠意之功則要須說到此處然後方爲精密
而周盡耳且如來諭云非有此惡情而不欲十分亮

去然後爲自欺即此惡情便是爲善去惡未有實處此
其言非不精切然其所云惡情實非情而乃是私意
之闖發於好善惡惡之間者則其爲自欺無待於發
後容著固不難見若其眞個惡情如不當喜而喜不
當怒而怒者則是將何以處之若以其發處便爲自
欺則自欺者意之爲也指情之不善而謂之自欺却
似過分若以既發後容著爲自欺則其爲可疑又如
前所云者即上誠意之功終不使惡情不萌作云云也此處正須子細思
量明白說破而來諭於此却似粗瞞過了不可以不
察也間嘗竊思之人之有惡情或由於氣質之偏或

由於己私之蔽遇事觸物驀然發出不容安排不容計較以此而謂之自欺誠似過分然其平日好善惡惡眞能如好好色惡惡臭者之切至則其於氣質之偏己私之蔽必能究見底裏深省痛懲而涵養克治無毫髮之不盡矣（此處須先著致知工夫而今且主誠意而言故不及此耳）惡情何自以遽萌哉惟其不能然而隱微之中一有惡根潛藏焉則隨所感觸便卽發出當此之際意雖不及謀而平日用力之不盡其誰之罪哉以此而謂之自欺以此而謂之意不誠固不可謂過分也（程子暮歸之喜蓋類此濂溪所謂心潛隱未發者固有以識此矣）前日之說必以旣發後容著

爲自欺者固未得爲極至之論而來諭雖極說不待
容著便爲自欺之義然其所謂情者却是意而非情
則又不足爲此論之斷案也然今玆鄙說未經前人
分明道破亦未敢保其無差幸更入思訂教如何語
類與章句先後異同之故來示似得之但章句前後
三說恐皆是一義今以初說爲容護庇蓋之意者却
似未然更詳之

自欺說

誠意章或問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未能無不
惡者以挽之於中二句前此專認作意事故所與舜

端書亦以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者與此分作兩項說矣今更以程子好獵一事推之向也既自謂無此好則是固知好獵之爲惡而當去矣及暮歸過獵不覺有喜心焉則只此喜心之發便是有不惡者以挽之非別事也蓋從前以好善而又有不消如此之心惡惡而又有不妨如此之心者認定或問二句意思故以爲意事耳今更思之所謂不消如此不妨如此者乃是不奈何於惡情之發而有此意思如程子觀獵而喜則是情之作動不及安排者乃是第一節事也若喜心既萌而更有如此也不妨底意則是意

之緣情計較者又是第二節事也或問二句實兼此兩節意思而前此專認作第二節事故須別說第一節惡情地頭以與此相對而未得爲是而好善端亦以此爲意而非情則其誤認或問意思旣不免與鄙說同而又不能說出惡情地頭明白則尤爲欠闕矣

答魚有鳳

辱字承齋居靜悠甚以爲慰自歎說得恐企許之餘尤幸所論幾於瀾漫其參差者盖無多而須與敬明論此義其意却直以惡情之發爲自欺且以鄙說以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與不能無不好者以推之

不能無不惡者以兢之者分作兩截說爲最未知此說如何幸更思之區區因此略又有劄論而敬明將逐段條析以來故姑不先出後當見之並餘不具

答魚有鳳 癸未

纔有一書未達聞承委問就審沍寒齋况佳勝且有學子講討之樂殊以爲慰此間哀苦中不無收約反省之功且欲溫理舊看文字就平易明白處涵泳體認如生而工夫猶費思索者欲姑已之而適得性理諸家解一帙此是平生所未窺數日繙看悉又不免費心力也餘呵凍不次

答愈有鳳

承諭讀書五誥見得天命人心之粲然者髣髴可見不易能如此聖人之言真無精粗淺深之可揀擇纔見如此便是心量不弘到得用處必有欠闕不周徧之病矣前此讀書到此等處每苦其繁擾多所忽略今因來示得有所省發殊可幸也

答愈有鳳 甲申

方擬遣伻而苦乏僮指此際書札一倍欣幸檀院經說近復得見錄得中庸兩章以去幸一觀如何首章戒懼之義最其悖謬者而玉堂所辨尚未痛快欲盡

賢者作一説明辨幸吿留意左祖須以全書遍示令
更看詳蓋恐玉堂所辨有未盡者而看得他説雖有
小小可論無甚緊重只此一義須更明白打破不容
草草而病難辨此故敢以奉託耳竊詳嘗初子思説
此四字本自平常日用之處説起推之以極於不覩
不聞之地非專爲静時設也然則静時雖曰戒懼而
其意思輕重固自與動時不同矣彼全不識此意故
不得不作此見解議論非故爲詆誣也此意亦不可
不知也費隱章玉堂所辨大槩得之而彼所云既發
其端必究其趣未有先發兩端而後只舉一端者哉

其緊要辨詰而未經說破幸就此略下一轉語如何且子思不但說費而必並說隱者其旨應有所在前日似嘗論及此義而今不記處說云何亦望批示餘不宣

答魚有鳳

懸想間得奉尚告價慰難量但承天和少愆奉慮區區協日間神氣頗勝得以諷誦佔傳而但爲科說所困不免分却工夫亦一魔也先來辨說謹受而讀之明白簡直精密洞快足以牖迷而闢邪識不勝歎歎之至費隱說亦甚佳俟細看或有少疑當以書更稟

也中和說亦試留意爲幸此間亦將本錄逐一條論而大抵草草不能如來說之詳亦其義理非大段肯綮着故耳餘不具

答魚有鳳

一家婦女雖平日所不面其喪似須入哭從前爲同姓親雖八九寸皆入哭其喪異姓視此有間而五六寸則亦宜入哭矣

答魚有鳳

即領專告就審極寒啓處安勝且與族孫相聚講討殊令人慰喜易課以呂滎陽六日一卦之例言之亦

不爲少而但如此而猶不能精熟則誠恐未易見效大抵此書本非閒擾中撥忙看過者伊川涪州之力邵子百原之功在昔賢尚如此況於吾輩乎然亦且隨分用工夫使其將文義倒通習曉會則上面道理亦可漸次求之矣如何如何餘不宣

答魚有鳳 丁亥

即弄手翰就審比日冷雨侍況佳勝披慰良深坐間闈撤後纔得定疊而病人在道觸暑歸後數日不平所幸不至大段添傷矣滄稿校錄謹領季因閱此稿有加意本原之意甚善甚善吾輩從前爲學只爲欠

此工夫故雖有文字功課些少知見亦無湊泊體會處所以若存若亡不能充積發揮此非小事年來見得此意頗切盖嘗欲一意從事而疾病澌頓弊未實作心甚不快今得來諭提警良有起予之幸來使立督不能盡所欲言

答魚有鳳

雨雪中閉戶獨臥忽被專告便慰倍劇虛靈知覺說數昨以草稾寄示道以令其易紙呈納想未及也此無別本不得附今便爲歎大抵此兩語皆兼動靜體用說實者之見似得其一而不得其二故敢疑其未

然矣知覺之兼動靜曾與同甫論之頗詳盖鄙見本自如此非獨於今日也抑知覺雖不專屬動而中庸序文先與虛靈並說後却獨言知覺則或似有分體用之意故前此不深疑於小註之說矣今更詳玩似亦不然故輒敢妄爲定論未知其果如何也所示中庸首章說當更考德涵本書思量奉報今未暇也餘不具

答李命華 丙子

雨中枉專書承侍學佳勝披慰難量此間病憒昏昏而積水四環煙火不通幾乎作子桑之歌矣惠餉菊

祝良荷勤念延年是遠事目前可佐盤飧甚幸甚幸何時撥霧得奉淸晤令人瞻遡餘不具

與愼無逸 癸未

此日歲逕不審侍學增勝昌協 頑忍不死又見一陽之生感時號慕如何可 言前書見諭良荷勤悉適値日暮只草數字爲報將使足下何以識此意用是耿耿懷不自已輒復有言惟明者察之始足下賁書來見我也蓋猥以古道相處昌協誠自視鈌然而察足下意懇懇言切類非偶然者故卒不能固辭其後雖未亟見以講所聞世已以師弟子云者目之矣及李厦

成之疏出而足下名列其中則於心雖不喜然知足
下趣向素正特以彌縫之故不免牽迫爲此宜必無
悖辭也及得其疏讀之驚愕駭歎久益不安盖不能
無以處足下而亦不知所以自處也尤翁吾所尊也
雖未嘗受業爲師弟子而出入門下數十年情義篤
矣今足下名師呂協而遽出而攻尤翁是呂協雖不
自攻尤翁而直一間耳視孟子所云庾公之斯亭何
如也且自世道崩壞昔之尊慕尤翁若泰山者相率
畔背始則私竊非毀終乃公肆詆誣舉世靡然莫知
其非呂協誠私心痛傷而無力已之唯欲吾黨之士

介然壹志宗仰不怠則世道尚有賴焉矣今者不幸
乃有足下輩吾黨之君子將無以自白而昌協亦且
身得罪於斯文矣豈不痛哉若先故云云乃彼庭辭
爾足下者過耳非足下之罪昌協固不深嫌而但以
此謂悖慢昌家弟則不但與足下所云愛敬尊慕者
相悖甚耳足下旣以師禮處我而以此斥其弟則其
不念屋烏器鼠之義甚矣此於鄙意竊甚未安而要
不若尤翁事之爲大也自有此事以來士友之持是
下者斷斷未已唯道以伯溫深明足下心事無他且
其處地極難宜在所恕昌協蓋嘗執兩端而求所以

處足下者久矣卒未得所安及見來書具道所以不
得已者與雅意尊慕贊力衛護之故二子者之言信
矣但猶有未喻者李疏旣專以尤翁爲積累蓄憾假
公義逞私憤而直擧其平生本源毁之無餘矣豈復
有大且深於此者而足下所謂方爭剛毁者爲何不
敢疑其大體者爲何而安在其尊慕衛護也以此自
解雖以昌協之愛惜足下尚未能舍然況彼齗齗者
乎然足下亦旣自知其然而痛引咎悔責矣且念古
者師生無絕道其或有焉者世道之變也弟子而背
其師固悖倫亂常名教之罪人不可言也師而棄弟

子亦何容易是故見不善則教之責之而已而不遽絶焉仲尼之於冉求可見矣然則在昌協與足下所以相處者亦豈無其道哉但足下方深懲前事思所以灑濯變化則宜求明師以受其鑪錘昌協自度無以及此雖欲竭所有而奉足下使遂援於顚沛之塗而立於明誠之域何可得也昌協爲是懼焉惟足下實圖利之餘不宣

答愼無逸 乙酉

雖此病中向違之情不曾歇滅矣卽者辱書傳自伯溫所忙手披展傾慰難量第承練事旣過祥期且迫

伏惟孝思號慕何以堪處區區懸念不能自已昌協
病狀視前墓廬相見時又加一層委頓澌綴不得叅
饋奠已兩月矣再期此迫而情事無以自伸眞所謂
不如死之久矣痛泣奈何奈何所諭固知是自道之
語然仁山語嘗喜其警切每以擧似於學者而無一
人省發今被左右拈出足見志道誠切且所以相期
者非偶然然在我無易牙調味之手顧何望於酸醎
之能變耶此却可愧也自欺書謹領區區於此本無
的確之見唯俟明者訂示爾心學旨訣略看其門目
已不無可疑處輒有所私識而不欲煩人早晩相對

當以奉質千萬病昏不能一一

與李夏坤 戊寅

家弟書本出於痛苦之極不暇擇聲來教所云此間亦多有如此者然仁人君子苟哀其窮迫無聊而不以語默常節責之則幸矣

與李夏坤 己卯

入城日雖得再見而終未款曲悵念徒切即問漸暄侍學佳勝湖行定在何間瞻溯瞻溯協病狀粗免添加而雨露頻繁哀感益難勝奈何奈何歸後欲作何工夫聞慶科已定想不免屈首程式文字否每念以

載大聰明博達何事不可爲只爲意思不專一不曾
於緊要處用工夫到今年紀已大而志業尙空疎反
不如專意舉業者之猶有歸屬處豈不可惜之深此
去如不卽徹舉業宜將西銘太極書幷朱先生註解
從頭至尾熟誦潛玩以領取道理本原學問大體則
宜必知所嚮望而有興起之心矣其間精微曲折或
未能無疑他日稍見正叔逐一商量此與汎濫雜看
都不濟事者其得失果何如也幸載大勿如前日之
泛聽試於此擇得旬日工夫或當信愚言之不妄矣
見時欲說及怱擾未果家奴今往武衛略因書附布

他不一一惟諒察

與吳晉周 辛巳

數昨見書披慰兩雪後寒稍緊體息佳否載大人外又誰同從耶使吾兒在者必不後於兩君而今獨長臥空山塊然作一抔土此何事耶哀哉痛哉想兩君道語及此亦不禁一涕也區區病狀只如前而孀婦漸敗之擾頃得感寒甚重今雖差歇尚有深慮室人病亦不輕悲憂交鑠身其餘幾嘗見仲長統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語以爲何乃至此自今驗之亦未爲過也夜漸長益難度過唯以書籍遮眼而亦患昏火不繼

欲誦讀舊書則又十七八遺忘矣只得兀然倚枕誦無以自聊也載六讀論語嘗有所疑所得亦由相聞可歎前此數三見皆不能從容又每見只論文而罷殊無意味幸勸其一掃舊習痛下親切工夫令他日相見好就緊切處商量方於彼此有實益耳餘不具

與李瑋 辛巳

即日不審靜履爲學佳勝瞻溯瞻溯此病大抵無加減而咯血連日不止可悶卞見墓文我固任之而亦須有行錄文字願其平生所存亦施於事者非泊溫孰能發明此正朋友之事曾見澤堂集有任叔英遺

事今亦宜倣此爲之院中如有此集幸擬出及此暇時留意撰録如何人事朝夕不可知似不容延拖矣深臥一室不接人客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漂古人所謂更無相見日耶有暫忘時眞寫出此心矣偶一出戶見春物藹然益復感傷不忍擧眼似此雖復百年在世亦有何樂想古之聖賢君子必有以處此而學力未到不能遣諸胸中文可嘆也餘不具

答李墶孟子問目 乙酉

曾西之所不爲

此圖孟子有英氣有圭角處然詳味其語意似亦不

甚輕曾西也

以齊王由反手也

孟子平日論王霸之辨多矣如云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似此類不翅詳且明矣公孫丑輩想亦聞之熟矣而於此猶以管晏之事期孟子故孟子但言以齊王之易見二子事業有不足爲耳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

所謂吾言乃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一言耳此乃事理之必然而不可易的然而無

可疑者故於此旣曰聖人必從吾言好辯章亦言聖人不易吾言乃所以明其理之必信耳何得爲不遜

來示云云恐認得文義有誤

敢問其所以異云云

上文說孔子處固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其所以異於二子者已自和盤託出矣使丑如孔門之子貢則宜無待於更問而猶復忉忉不已是何足與語聖人之精微耶故只得引三子之說以見其爲生民以來一人而果非二子之所得班也蓋亦就其見量所及而告之非其言之疎

略而不縝密也

答沈檍問目 壬午

亡親生時執喪必遵禮規不食果不飲酒祥日成服之時因一家論議用二器果而不用酒果亦奠而後徹去此欲一依生時所執未知何如

果則猶或可無無酒則不成祭奠且此與用肉有間恐不得不用也

舍兄追服前喪之節亦多論議或云因朔奠而當受服或云後喪成服後四日乃可受服未知孰是

曾聞鄭蓮山績輝之言尤齋嘗論此事以爲當於後

喪成服之翼日受服云以義推之似當如此不然則當從四日之說若所謂因朔奠者則恐無意義矣

出繼子婦爲本生舅姑服有朞年大功兩說未知何從

古禮婦爲舅服期其降也當爲大功矣今旣陞爲斬衰則夫雖出後當只降一等恐服期爲是而據喪禮備要圖則云當服大功此卽夫伯叔父之服也於鄙意不能無疑矣

答趙榮福 癸未

承問慰沃第聞倫兒入廟不勝驚歎慰安一節家禮

不舉論未知其當如何而旣不犯犄犢則似不必擧行也

答李秉鼎 丁丑

阻甚何日不相念書來披濯良可幸也此間近苦旋暈見方伏枕昏昏意况甚無聊也見諭憂冗奔走無安靜時此固宜然然亦須於其中自立得主宰如先賢所云千萬人中常知有我方是學問著一向逐物流轉豈復有了期佛者之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時度此身誠可念也更宜勉勵毋灰因循也

答李季鼎 庚辰

前冬嘗枉手疏而適値跨馬出門未暇作報只以口語託來人歸致爾後因循闕然經歲耿歎何已即者尊丈來臨具審衰氣方支勝良慰馳戀之懷古人於憂服中不廢問業不知近日見讀何書雜看最害事恐宜專讀一書如論語之類循序致精一遵朱夫子教法然後可見浹洽之效幸試留意庶幾異日相見有講劘之地也

答李秉鼎 壬午

院齋負笈良是佳事但未聞所讀爲何書是可欝也所諭縷縷固知出於感慨之切然已往者追計何益

惟及此暇時收拾身心專精講究以立基本則將來雖有科舉之分功亦不至於撓奪矣此事專在於以實心做實功不然只是說也更宜勉之

答趙文命壬午

所示文稿疴憂中不暇細看而大抵才思顚饒爲之不已當益可觀但覺命辭不的確用助語不中律令此是讀書未精細之過更宜勉之且古人文字篇章句字皆有自然之至法雖時有叅錯不齊整者要皆合於折旋非苟然也今不察此而故爲長短不倫之語以求免於板樣却恐爲壽陵人學步請篇中似多

此病並宜經心商度要以平正典實爲務可也文章本末事不足道而學之者又每失之好奇只事枝葉以此類不得造古人藩籬此可爲戒也

答吳大夏 辛巳

承讀大學兼或問甚善但所云昧然無得不知何謂豈爲文義難明抑爲體行不實此固不可知者然此書綱領條目本自分明有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其間精義妙蘊雖若未易究而章句或問又發明無遺但能循序致精熟讀深思寧有難明之理只患不能眞實體認眞實行持則雖誦得口角瀾翻說得天花

亂墜而亦無益於得矣且如明德二字章句本以心言而性情自在其中矣或有謂主性而言又有謂兼心性而言則此於文義賓主不能無少差然緊言明德之實則五性四端以至百行莫非是物其體固具於方寸而其用常見於事物正要於日用之間常自體察持養擴充不爲氣稟物欲所拘蔽而盡其體用之全如此方是理會明德如此方是讀大學不知會如此用功否若未能然而遽責效於一再讀之間不得則又切切懊悔憂歎適恐有損而無益夫子所謂先難後獲程子所戒志道迫切正爲是耳至於持

身之道莫備於小學書而論語中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此皆切要之訓不獨子張樊遲人人皆可以受用矣若乃氣禀之偏物欲之私隨人分上各自不同則又在當人自心自省用力克治非他人所能與也大抵爲學不須多著語言討較安排只要默默加功努力向前久遠自當有得只患不能辦此實心實功耳近於病中竊自點檢日前爲學只是虛名都無實作以此朋友相從者亦皆一例悠泛絶少進益自誑誑人之罪誠不可贖自今欲

痛相戒飭少收桑榆之功因來諭之及不覺縷縷幸察此意千萬勉旃

答申命耉 甲申

前月聞嘗虛枉殊切悵歎玆被專告之辱慰荷無已但每奉示諭備說事育之艱欲聞處窮之方令人惻然不知所以爲謀也此事誠是難處所以在聖門獨稱回也屢空不改其樂而且以貧而無怨爲難於富而無驕其不以此事看作小可者可知矣朱門人亦嘗問古人多處貧困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値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未免有屈

志覗顔之事先生答之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
戚戚之念矣此又見聖賢所以處窮者只消一忍字
此外更無他術然他日先生自言則又曰親年日高
生事日寥落人子之心不能不傷歎在先生猶如此
況於左右何能不介意耶力分所及雖商販之賤奔
走之勞亦宜無所辭但須知人生貧富皆有定分不
當因此而有僥倖固必之意纔有此意便易動於得
喪而竟亦無益於事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
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心心
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

義無命也處窮困亦須如此來示所謂燥濕焉吾力成敗信彼蒼者已見得此意雖謂之十字符可也但能持此勿失初頭雖未便不動久遠會須有得力處更宜勉旃別紙一一條報大抵亦不出此意也

別紙

此是疾病事勢如此亦無奈何今不須思前筭後過自憂歎徒傷心氣而無益於事只當量力所及爲之節度要使初心不至忘失而宿病不至增劇可也形體固不可過勞而雖當休息之頃亦勿忘操存之意爲善

春秋傳有敵惠敵怨之文言報讐怨當止其身不當及於其子孫也然與之往來交好則惡矣妄矣九世必報在匹夫誠不可如此說

所謂俗人苟且之習未知指何等事若如孔子獵較之類則固不妨而若害義不正則不可諉以行權而爲之也此等處最宜明著眼目以審其界分也

粟谷之說雖如此而嘗聞尤齋則以國法五丰以上爲贓故親舊所饋雖不盡却而亦不過此數云矣

旣不免爲商販之事則立市塲論價直自其分所當爲又何嫌於駭人瞻視乎

貨殖商之事商雖末業亦四民之一貧賤時貲等
事在所不免而夫子指子貢爲不知命者何也旣
窮在下則其職分不過八口無飢而已子貢之志
或不止此故夫子非之歟
子貢之貨殖想不止於免飢而有求多取贏之意故
夫子病之爾
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學稼圃聖人陋之宜矣然
以下文考之則聖人之意似不獨責其非所當問
也並舉稼圃之事而斥之夫窮而耕稼聖人之所
不能免而其訓辭如此者何也無乃樊遲泛論爲

治之道而以稼圃爲要故夫子非之歟黃勉齋曰樊遲豈有爲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此說何如

勉齋說恐或近之而亦未知其必然也

答俞纘基 壬午

辱書具見發憤慕古虛心求益之意甚善甚善人之爲學固不可無此意但以世無開我者遂至於欷歔含淚自朝至暮則又太過吾夫子固嘗言發憤忘食矣聖人之心雖不可測度而要是實有所爲故雖飲食之切於己者無以奪之耳豈若是之徒爲悤迫以傷心氣而已哉況不憤之憤朱子以爲心求通而未

得之意此蓋學而疑疑而思思而未通故先覺者亦有以啓發焉爾若如來諭但以一時意氣空自發憤而便謂當世無一人能啓我不亦求諸已者已疎而望於人者已亟乎推此以言虛心求益亦類之願無以此自恃而且就讀書窮理處實用工夫有所未通然後方好從師友求啓發設令世界無開我者而用力誠切終須有得豈如徒坐思行歎倀倀以度歲月也此間形勢雖難止接若欲作三五日計則村家豈無寄食處但亦須賢者自圖之若自此指揮則有不便耳生一慟歸來忽忽難狀病憊亦加益無聊也倚

扰占報不能盡意亮之

答安益大 甲申

示諭縷縷具見盛意科舉一事果能斷置則便是透得一鐵門關自是勉勉循循何患氣質之輕弱而工夫之未到況傍人之譏笑庸足恤乎大學熟復尤善不能會疑固是初學通患然亦不須強求疑端只虛心玩味切己體認自當有合商量處不容粗瞞過了也問目適此憂撓不暇即條報容俟稍間齋詩及跋語亦足見自勵之志文字得失正不須論且今春暇細評早晚相見當有以奉悉也然此等事尚屬標榜

若眞實切己用功者亦不須此如何如何

答安相聖 癸未

阻甚悵戀惠字審臘寒安勝披慰何量此宿患自頃添劇漸劇益甚悶悶所諭優游之病豈有別方可治朱先生云知得如此是病只不如此是藥今若知優游可懼則亦自策勵勿優游而已何用問人耶大抵今日朋友皆無一定之志雖科業亦不能專篤做得況進於此者乎日月如流不肯待人窮廬之歎只在目前誠不可不努力也

答朴道基 丙戌

野外觀稼以禮意似稍未安曾在永峽居廬時病以屋後看檢不免離喪次後來思之不無追悔如非大段不得已者則已之善矣

答朴道基 戊子

禫事當計閏月而行於初丁非有事故何可退行於中丁耶今兹丁日雖在初吉亦當如禮行之近來或以初吉行禫爲不安而無端退行者此不識禮意而然也不可效尤也

答宋逢源 丙戌

葬後只行朝夕哭而墓在家後則亦當有晨昏上

冢之哭几筵反山所并行朝夕哭果不違於情禮耶於几筵則以常侍之義雖無拜禮之文而於山所則合有拜禮之節未知如何且或有出入之時則几筵山所似皆有出告反面之儀亦將先行於何所耶

上墓之哭似不可已而但既窆而几筵則兩處並行朝夕哭恐無貳節只一日一上墓如何拜則當爲而出告反面之儀若遠行經宿以上則亦須爲之而當先於几筵矣

爲人後者答人疏既有不稱孤哀之文則禍延之

下改先妣當何　耶先輩或稱以世母或稱以私
親何者爲是而世母之世字抑何義耶所謂私親
非皆本生父母而父在母亡混稱私親亦似未安
未知如何且於書面或云當以狀上　之此說果
有所據耶

以禮意則當云伯母或叔母季母而先輩亦鮮有如
此稱者或云生母無妨耶世母卽伯母而須於宗子
稱之矣

爲人後者於本生喪答人疏當云狀而世俗例皆稱
疏鄙家亦曾如此然非正禮也前所云生母恐當云

本生先毋量處如何 此條係追答

答尹敬直 丙戌

稱謂之說區區本懷如此故前書及之乃煩垂諭縷縷恐此亦不免於繁文也如何如何書名自程朱諸先生已然吾輩所當取法者捨程朱而何師耶尤不敢承命也

答金夢屋 丁亥

稱[illegible]之云極知盛意非偶然然此本外面文具何用切切要當以誠心相與爲主耳區區不欲破例之意前日具說[illegible]亦不能一一

答元海鎮 庚子

不審新春學況何似客歲一書良慰遠懷仍想巖棲之趣深有助於觀理養心來諭所云不專在於陳編者固然然亦須有不鑪不扇之功然後方不負百原靜坐之歲月不然一時好意思[illegible]況未必不消散正不足倚靠也此間歲前後連患感冒本火乘之委頓澌痛神氣耗削無餘家中憂患亦有進無退意況索然無可言益負如告行倚枕僅草不具都俟歸日

披叙

答李濚 丙戌

小紙所詢祭主者衰與否家禮雖無明文疑禮問解
遷葬條有[illegible]出處可考也昔年吾家祔祭時亦有難
貳之論而終以衰經行事矣
或云祔祭主人以下皆以直領孝巾行事家禮本
見有此文何以爲之耶果如或說則服人亦當以
吉冠素帶行事耶
主人以下皆當以衰經行事矣
[illegible]禮章不作佛事註溫公說浮屠所謂天堂
地獄者[illegible]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
雖鬼可[illegible]洽乎其意不甚難解而但先賢之論

不同湯[illegible]與[illegible]曰治疑當作紿欺也沙溪先生曰

退溪[illegible]答[illegible]紛[illegible]治當如字謂雖無知之鬼不可治也

[illegible]然[illegible]取句不至公鬼雖靈可得治天堂地獄之事

乎當從何說爲是耶

所示溫公說退溪所解大失本[illegible]沙溪說爲是然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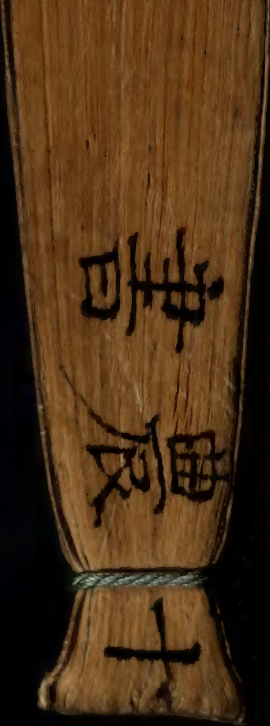
設言天堂地獄所以治鬼也若其賞罰勸懲不以至

公則亦不能爲治矣然則人死爲鬼其受福受禍當

一以平日所行之善惡豈以其作佛事媚閻王而可

免於罪罰乎云爾

農巖集卷之三十


十